

心窗
片羽

船过无痕

□张漫

凌晨4点，大雨敲窗。我似乎刚睡着，却又被哗哗的雨声吵醒。我摇晃着起床，看看雨水有没有打进窗来。

早上，一只蜗牛爬上了一片金钱草的叶子。那片叶子，若是一扇柴门，这只蜗牛一定是想，用自己来代替锁，挂上面，是一把最好看的锁。许多草叶上仍有雨珠凝结在上面。

爬满窗的风车茉莉都开了，花开时悄然，在今天微凉的风中有淡淡的馨香。黄菖蒲全部收了花，花落时断然，似乎世间皆不可留恋。

可我对许多人、事、物始终留恋。同学送我的那本老照片集，这两天，我翻了一遍又一遍。我认出许多那时住在三余中学校园里的老师。

黄文章校长的老家和我家靠在一起，站在我家屋后，就能望见他家宅前。黄校长和我父亲既是同事、同乡，又是朋友。

沈志冲老师，和我们住一排教工宿舍，隔壁隔，我们住东头两间，他们住西头两间。我们靠学校西边那条河，河西就是学校操场。他女儿和我差不多大，我们晚上常坐在一起做作业。逢到停电时，就点起蜡烛，先滴几滴烛油在桌面上，将蜡烛底粘在桌子上。火苗高起来后，我们就用食指，在火苗中间划过来划过去，把火苗划得扭过来扭过去。

李祖章老师，好像比我父亲更早离开了三余中学，到市里的航运学校教书了。他的妻子，很早就去世了。小时候听别人讲，是因为吃了在学校里挖的野蘑菇中了毒。李祖章老师有个女儿叫圆圆。后来，我们到市里以后，都住在新建路航运学校旁边，经常能看到李祖章老师，他始终一个人，没有再娶。

说起圆圆，就要说到芳芳。芳芳，大名叫陈普，是陈云老师的女儿，住在东半部教工区。靠学校东边那条河，河东就是红专大队了。芳芳和我是小学同班同学，初中又在一个班上。

我们经常在放学后，一起去学校校办工厂后面的堆场捡废铜烂铁，可以卖钱，卖到钱，可以买小学门口糖担老奶奶做的各种糖吃。校办工厂后面似乎还有一个双杠，我们经常在上面翻。人小，双杠高，就先踮起脚，将两只手吊住双杠，用力将两条腿甩上去勾住，再用胳膊将身体撑上去……

一到油菜花开的季节，学校里蜜蜂也特别多。学校最西南角是厕所，厕所墙的砖缝是泥巴填的，蜜蜂喜欢往泥缝里钻。我和芳芳、沈老师女儿，还有其他住在中学里的同学陈宇璐、范宇梅和另外一个老师范成功的女儿，经常聚在一起去那里“抠”蜜蜂。有人手里拿空墨水瓶，有人手握芦苇棒子……抠到一只蜜蜂，就直接请它入瓮。

学校大门口有一座水塔，水塔对面就是传达室。传达室里有一台油印机，是用来印学生考试试卷的。我们经常进去，闻闻油墨的味道。

学校门口就是东风街，街前面是一条大河，叫团结河。大河流过整个镇，它自西一直流向东，向着大海的方向。

那时候，大河里船只往来，很热闹。水泥船载着黄沙，沉沉的，河水似乎要没过船舷。大船队一艘拖着一艘，我时常蹲在河边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地数着，有时眯缝着眼，听着船笛声、浪花声，那些水光、那些朝岸边涌过来的波浪、那些声音、那些阳光，总让我兴奋不已……

直至如今，时光的桨声灯影，船过无痕，应该都消失了。那条东风街，也一定没有我们在的时候那么热闹了。这种热闹不是指街市喧闹之热闹，而是一种永远留在我们心底的喜悦——就像宽阔温和的水面，时时闪耀着的细碎亮光……

五月的风

□毛文文

紫琅
诗会

五月的风
把天空的蓝漆桶吹倒了
草木内部陷入诱惑
在阳光深处疾走
我要选择怎样的风速
把充盈内心的雨水吹亮
让土里土气的土豆和野果
在泥土和枝叶的罅隙间
抚摸到五月的辽阔

吹吧，五月的风
从各个不同的方向
吹我的牛羊，它们在高高的云上
吹我的村庄，林子里百鸟飞翔
吹我的河流，两岸槐花飘香

现在我最想看见的
风把村前的麦子吹回家
母亲的擀面杖
把五月的风擀得劲道、绵长



“阳光海岸”三日行

□王其康

我退休后旅居澳洲悉尼期间，除了帮助儿子料理家务，其他地方少有光顾。但有一天，儿子说他的公司，接到布里斯班的工程订单，请我随他们同行，一是管他们的后勤，二是顺道看看久负盛名的“阳光海岸”，工程的地点就在附近的Mooloolaba。

行程8小时，来到Mooloolaba。我们的住地在海滩防波堤上，距海滩步行不足200米，是九层公寓楼。站在阳台，面对珊瑚海，只见湛蓝的海水，海天一色，分不清哪儿是海、哪儿是天。远处，白云朵朵，白帆点点；近看，层层浪涛，滚滚而来；晚霞微风，波光云影，大海碧净如洗。

儿子他们马不停蹄忙着装设备去了，我也为他们张罗晚餐。忙里偷闲，泡了一杯茶，坐在宽敞的阳台，欣赏南国风光，享受难得一刻的惬意。不远处就是浩瀚的大海，海又连着太平洋，夜幕中听到阵阵涛声，波澜壮阔，在夜空中产生了共鸣，我内心也随之跌宕起伏。我不禁自问：海有多深？洋有多广？它完全淹没了我的想象。插队农村时，我曾在黄海之滨围垦造田，目睹过黄海的怒涛巨浪，卷起刚筑好的堤坝达几层楼高，再重重摔下，堤坝瞬间成了泥浆。今日静坐在太平洋彼岸，感受着它的气息。这海洋的宽广与深邃，犹如人生的境界，至深至远，无法尽兴触及。海洋总是把灵魂藏在深处，把心迹显露在脸上。有时潮起潮落，有时汹涌澎湃，有时平静无声，有时氤氲弥漫。

漫。海浪击岸拍礁的声响，让波涛有了起伏转折、抑扬顿挫的音节和旋律，时而激昂，时而奋进。我半倚在椅子上，听涛入睡了。

儿子他们工作完回来，惊醒了我，看钟已是后半夜。他们狼吞虎咽地吃完饭，带着疲倦睡了。儿子临睡前对我说，最好明早让大家喝碗粥。第二天我警觉地睡到5点，蹑手蹑脚起身为他们熬粥。电磁炉不像煤气，熬粥必须看住，弄不好会溢出，做卫生不说，万一将房东的灶具弄坏，是要赔钱的。我小心翼翼地看在灶边，熬了两个小时，一锅色泽稠糯的米粥大功告成。

早晨的海是另一种景象，温顺得像小孩。万丈霞光射在平静的海面，波光粼粼，尽头在海空云间的霞光中，出现犹如海市蜃楼般景象，变幻万千。我兴奋不已，以为那是海洋赐予我最美丽的奇观。祥云照头，仙境入目，还有涛声伴奏，倘若不是亲眼看见，身临其境，那肯定以为是超越了人间凡世，如入天宫般的飘然。虽然我没有见到过真正的海市蜃楼，也没有这种彻悟，眼前景观已经是一种难得的奇遇，不得不让我产生了超出自然的思维和想象。人若心顺气畅，又能有这种神秘襟怀，想必一定美好，做事亦必然神之所畅，而多半是能得到好结果的。这虽然是一种常理，但也不得不说是一种向往。我面朝海洋深深一拜，为儿子祈祷：诸事顺利。第二天儿子他们为了赶进度，又干到后半夜才收工回来。

第三天，安装的新设备试运行，居然全部一次调试成功，没耽误甲方开业，儿子他们这一次没白辛苦。回悉尼前，儿子租了一辆车，带我去了附近闻名遐迩的玻璃屋山脉转了一圈。

玻璃屋山脉是澳大利亚昆士兰州东南部山脉，在布里斯班以北，层峦叠嶂，景色壮美。玻璃屋山是天然氧吧，我们父子俩心情极好，尽情呼吸，感受最纯粹的自然状态。在半山腰，我们参观了充满西班牙风情的小镇。整个小镇沿着坡度平缓地在山麓展开，一幢幢依山而建的客栈小屋，风格不一，错落有致。白色的屋顶，在耀眼的阳光下熠熠生辉。一些游客在客栈里休闲地喝咖啡聊天，读书看报。耳边不时能听到笑翠鸟和黑色凤头鹦鹉的悦耳鸣叫，观赏到野生袋鼠，还有林间叶子的沙沙声响。

“阳光海岸”的三天旅行很快过去了。山川是巍峨的，大海是广阔的，阳光是温柔的，空气是怡人的，心灵也是自由的。在Mooloolaba海边茗茶，看日出日落；在玻璃屋山，听鸟鸣虫啼，阅周遭繁华；这是人的灵魂净化。人的经历中，童年属于梦幻的，青年属于热情的，中年属于成熟的，而退休以后，就开启了寂寞的大门。年轻时候不懂得这些，看到老人们爱写寂寞况味的回忆文章，觉得不可思议，如今感同身受。退休后，难得在澳洲能有这么一段人生经历，终生难忘。或许有人以为这是一篇游记，而我却以为记载的是一段历史，属于儿子在国外生活的写照。

我走了一半的小街

□陶晓跃

我走了一半的小街，是乌镇的南栅。

我从车水马龙的繁华大街穿过，拐过一条弯曲的水泥路，越过几个农家的菜园，小街便显现在我眼前。眼见门牌号，写着的是“南大街”，我心里暗自一乐，窄窄的幽幽的小街，宽不过三四米，何以为“大”？

小街丝毫不理会我的偷乐，只是一味地向前延伸。水泥的路面斑驳不堪，不时还镶嵌着窨井的方盖，周边湿漉漉的，粘着枯草，粘着纸屑。随意前行，一家洞开的门，竟走出一群小鸭，小鸭们摇摆着身子，叽叽喳喳地在墙角觅食。墙角印满了水渍，爬满了青苔。

小街冷冷清清，偶尔见一老妇，在自家的门前，伸腿、弯腰。走上前去招呼，老妇一脸的祥和：“你们是旅游的吧？这里可难得见游人。”听她的口音，极像我过去的一个大学同学，便小心地问：“您是宁波人？”老妇开心地笑了：“是的，我在这里已住了50年了。”

我不知道老人是如何从宁波辗转到南栅，也不知道南栅与她的一桩桩旧事染上了怎样的色彩，只是觉得50年坚守的难得。“这里没什么好看的，不过，拐过前面的弄堂，有一条大河。”老人的脸上显出些许的光亮。

沿着老人的指向，拐过一个弯口，不远处，果然有条大河横贯。没有石砌的堤岸，没有供人观赏的杨柳或是香樟，更没有乌

篷船摇曳出的诗情；有的只是乱石的河滩，枝丫张扬的楝树，水面上不知名的绿藻，以及更远处的田野、炊烟。

沿河的二层木楼，已明显地颓败，远没有东栅、西栅那些整齐划一的民宅，勾勒出的水乡画意。莫非这是乌镇旧时的模样？

那河流自然不会给我答案，因为我身上的气息不属于南栅。无趣地重返“南大街”，街上依然冷清。我不知道，小街对我这个闯进她怀里的路人究竟什么印象？我落寞的样子，它是怜悯？还是不屑？

一根根旧式的水泥电线杆刺破小街的天空，两边的墙垣爬满了各种各样的电线。在那缠绕的电线上，我意外地看到两只小鸟扑动着翅膀，跳来跳去，稚嫩的叫声，是呼唤？还是歌唱？我听不懂鸟语，迎面而来的一对白发老人，大概也不懂鸟语。他们沐浴着晨光，自若地一边闲聊，一边踱步。他们的步子不紧不慢，语调似乎也不紧不慢。齐肩而过，他们对我宽厚地笑笑。

这样的笑，让我想到，我的胞衣之地，一个濒临长江之尾，名为“泽生”的小街，如今也是这样的颓败，住在那里的老人也是这样的笑容。不久前，我曾去拜访一个年过百岁的乡人，她也是这么笑着，叫着我的小名。

不知眼前的这条小街，对我会有记忆吗？她会在以后的日子，怎样数落我这个

走马
天下

初来乍到的过客？

小街泛起了一道道的阳光，一扇扇原先紧闭的窗子，也随之一扇扇地打开。阳光温婉地渗进那些窗子，可我却无法走进那窗子里的许许多多的故事。我只能沿着街道，走近一座石桥。那桥也尽显老态：向上的石阶密布着黑色的斑点，栏杆上的石狮残缺不全，石缝间也耷拉下枯枝败叶。一打听，这桥竟是建于大明宣德年间，修建于乾隆四十年的“福昌桥”。

桥，驮出250余年的半圆，也驮过250余年的来往行人。一时，我的心跳加速，我不敢多在桥上停留，更不敢伫立于桥上，成为一种风景。

桥下的“南大街”，还在向前延伸，桥下，一个老者则静坐在水边垂钓。老者气定神闲，他是在垂钓往日的时光？还是在垂钓既往的记忆？我不敢再自以为是地联想，我忽然明了，我的联想，在这小街不会得到一丁点的反应。

我有些狼狈，落荒而逃，可我又心有不甘，回首用手机拍下了那石桥。照片上的“福昌桥”，在一片绿叶的掩映下，与水面团成一个圆，那圆里有我未到的远方。

我走了一半的小街，在我的身后渐行渐远。我知道，小街会因为我的逃逸而遗憾；我也知道，我也会为自己最终没能将小街走完而遗憾。

小满时节
尤芬芳
一叶